

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

内丘县獐么乡石关村党支部书记路胜军带领村民重建家园
“别看是女同志，干活一点也不含糊”

本报讯(记者刘俐验 见习记者苑绍培)8月16日,刚经历过今年最强降雨的邢台市内丘县獐么乡石关村,气温已回升至32℃,暑热难耐。在村民闫仁忠的家里,乡亲们拿着铁锹清淤泥、通道路,忙得热火朝天。其中一名女同志胸前佩戴着党徽,边劳动边指挥,声音格外响亮,村民告诉记者,她就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路胜军。

“大家伙今儿把淤泥都清理出来了,我一会安排人过来给院子进行一个消杀,明天再找几辆钩机、拖拉机把院子里的淤泥统一清理出去,咱家房子马上就能重建了。”路胜军的话让闫仁忠看到了希望,望着“重见天日”的家,闫仁忠激动地说:“虽然是塌了,但是房子的模样终于出来了,太不容易了。”

虽然事情过去半个月了,但想起这次泥石流导致的房屋坍塌,闫仁忠仍心有余悸:“得亏提前转移了,人没事!”

石关村四面环山,三条河流交汇于此,位于獐么乡的最下游。7月29日至31日,该村历经三天强降雨,降雨量达853.4毫米,直接没过村内3米高的护村坝。

强降雨来临的前两天,路胜军就通知村“两委”干部、全体工作人员全部到岗到位,分组安排责任片区,逐一巡查防汛重点部位,反复入户通知,将7户灾害户和6户山腰户村民转移至安全地点。30日闫仁忠家房屋坍塌



石关村党支部书记路胜军(左二)和村民在闫仁忠家帮忙清淤。刘俐验 摄

后,路胜军又紧急对周边15户村民进行了二次转移,400多名常住人口无一人伤亡。

“闫仁忠家坍塌房子的周围全是水,山上还有泥石流滚落,如果不及时清理,很可能引发次生灾害。”路胜军回忆道,当时穿着胶鞋也挡不住半腿高的泥水往鞋里灌。

“挖!先挖出一条沟让水都流出来。”危急时刻,路胜军一声令下,村民立即开干,一部分人捡拾枯枝,另一部分人回家拿锤子、钢钉、铁棍,将滚落的石头击碎统一堆积到道路两侧。由

于山路狭窄无法动用大型机械,村民们靠着一辆小铲车、两辆拖拉机、三辆农用三马,整整运送了两天的淤泥,终于将所有积水排出。

8月1日,洪水稍稍退去,天上仍飘着细雨,石关村的多条道路被淤泥落石堵塞,路胜军顾不得打伞,心急如焚地了解村里各处受灾情况:连接村东村西唯一的漫水桥被大水拦腰冲断;部分道路路基被冲毁;护路堵、护地堵被掏空;村民房屋坍塌……面对洪水带来的各种棘手问题,路胜军通过大喇叭和微信群向乡亲们呼吁:“咱

不等,先干起来,大家一户出个人,咱先把桥、路疏通,然后再检查水、电。”

村民们都说:“咱村这个带头人,别看是个女同志,干起活来一点不含糊。”那几天,路胜军根本顾不上家里还在上小学的孩子,村委会成了她的“家”。雨一停,她就带领全村干部参与“战斗”,一天时间将漫水桥垫起可通人通车,48小时内村内主要道路全部通畅……在她的带领下,石关村人不等不靠,家园重建的“进度条”不断刷新。

72岁的闫平海作为一名老党员、老支书,从雨前转移村民开始到雨后重建,连续奋战十多天,带领着几名村民注水泥、垫路肩,通过取石填补抢修出一条通往獐么乡的旧路。

村民闫明军家有一辆小铲车,雨一停,他就将铲车开到了被冲毁的漫水桥边,用河内砂石通路、垫路,直到半个月后,才插空将自家门前被冲毁的小路进行简单修整。

“作为村里的党支部书记,我就想为老百姓干点实事,做到问心无愧。”路胜军在下山的路上指着山腰的大片农田告诉记者,此次村里的农作物没有大面积受灾,玉米、花生马上进入成熟期,村里的所有道路都已经疏通,下一步就是积极申请上级项目资金支持,加固所有路基和护村坝,同时争取把漫水桥改为跨河桥,让村民出行更安全。

恢复重建进行时

复工复产,涿州企业忙招聘

本报讯(记者赵娇莹)这段时间,涿州高新区一家电子产品企业的负责人刘晓明特别忙,先是带着员工在车间抗洪自救,沙袋、潜水泵齐上阵,24小时不停地往外抽水,挡住了大部分淤泥,为灾后重建争取了时间。然后又马不停蹄找厂家检修泡水设备,成为了园区头一批复工复产的企业。

本报讯(记者李慧英 马晨辉)洪水退了,如何做才能把农业损失降到最低?这几天,在涿州市豆庄镇白马庄村,300亩耕地开启“抢种”模式。

受洪水影响,白马庄村690亩耕地受损。8月12日,保定市竞秀区包联帮扶工作组进驻白马村,第一件事就是对受灾耕地进行科学复耕,帮助乡亲们尽力挽回损失。

包联帮扶工作组从河北农业大学请来专家,蹲到地里,一点一点研究受灾耕地情况。专家研判:300亩

业。这不,现在他开始忙着招聘了。刘晓明说:“我们接到了比较大的订单,和国内知名车企有业务合作,需要扩大产能,提前做人才储备。”

抗洪抢险、灾后重建、扩大产能,这家公司恢复生产的速度,让公司员工宋艳香特别惊喜,她说洪灾时公司

发了一些补贴,本以为还得等上一段时间才能上班,没想到这么快就复工复产了,甚至还要再招人。

这速度,在涿州并不是个例。高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、副主任孙立东告诉记者,为了让受灾企业早日复工复产,他们第一时间成立了6支党员突击队,在洪水退去后主

动到企业清淤消杀,同时安排包联干部帮助企业开展生产自救。高新区还多次组织企业和金融机构召开政银企对接会,帮助企业争取金融支持。这次刘晓明忙着的招聘,也是区里帮着张罗的。

孙立东说:“在这次洪涝灾害中,我们有290家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,经过这段时间的积极努力,目前已经234家企业实现了复工复产,复产复工率达到了80%以上。”

包联帮扶工作组指导复耕复种

耕地符合复耕条件,像娃娃菜、萝卜、茼蒿等蔬菜,生长周期短,在种植冬小麦之前就能长成。

科学复耕计划有了,种不种还要听大伙儿的。党员大会上,大家一致赞成复耕。

说干就干,工作组马上协调了液压翻犁机、秸秆粉碎机等设备,16名帮扶队员和村干部一起“长”在田间

地头,组织村民清理绝产农作物,翻耕土壤、平整土地。

为了让大家放心复耕,工作组不光免费提供种子,还承诺将来全部按市场价回购,不让农户愁销路。有了这颗定心丸,大家干劲儿十足。

竞秀区包联帮扶干部郑赫说:“我们这个帮扶队有10名党员,起了带头作用,帮老百姓恢复他们的生产

生活。在距离冬小麦这个空档期,种点萝卜、白菜等经济作物,不管种什么、种成什么样,我们全价回收,尽量减少损失。”

不光白马庄村,这次竞秀区一共派出300多名包联干部和机械操作人员,在豆庄镇12个村进行复耕复种。目前,大豹子庄村、北相村已经成功种上蔬菜。

(上接第一版)

正在这时,杨春城的身体狠狠撞到一棵大树上。来不及多想,他死死抱住那棵树,憋着气在水中沉沉浮浮了几分钟。很快,那波洪水过去了,杨春城挣扎着向前挪动了几米,水位降到了他下巴的位置。

脚终于触碰到了地面,杨春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,这条命算是保住了。

这惊心动魄的几分钟,杨春城谁也没说。回到办公室,他第一时间核对清楚被转移过来的群众人数,习惯性地摸了摸手腕,才发现,手表丢了。

那是去年杨春城55岁生日的时候,女儿和儿媳一起给他买的礼物,花了9000多块钱,是他这辈子最贵重的东西。杨春城每天都戴着,从来不舍得摘。

是在村里转移群众的时候?被洪水卷出去的时候?还是抱住树的时候?什么时候丢的,杨春城根本就不知道。

7月31日下午,暴雨泥石流已将九龙镇的通信光缆、信号设施冲垮,电力和通信全部中断。杨春城想起上午给女儿杨雪梅打的最后一个电话,当时他故意轻描淡写地说,别担心,下完这几天雨,我就回家。

他知道自己要食言了。这场雨,比想象中的还要大。

“拽着树,像狗一样爬着走”

“别看现在挺好走,当时我俩差点死在这儿。”8月23日一早,杨春城和九龙镇派出所所长景剑峰一起,沿着236省道,对庄里沟的几个村进行依次摸排。50分钟的车程,这句话杨春城感慨了8次。

时间再次回到8月1日凌晨。整个晚上,九龙镇镇政府院里人声鼎沸,由于通信中断,需要救援的村子纷纷派人跑来报信儿,“某某村告

急”的喊声此起彼伏。杨春城毫无睡意,他对照着办公室墙上自己绘制的九龙镇灾害隐患图,将了解到情况的村庄一一标记下来。

看着看着,杨春城的眉头越拧越紧:镇中心附近几个本以为安全的村庄都相继出现了险情,而庄里沟那边还有8个村、5000多村民,有没有发生危险?还是因为距离太远,就算发生危险也没法来求救?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呢?

直接安排大队救援人员上山不现实,镇机关200多位党员干部都忙得脚不沾地,万一误判灾情,就耽误了救援其他村庄的时间;可是不去看看,杨春城又实在放心不下。思忖再三,他找到李骥:“我申请立刻出发,实地摸排罗古台村往上所有失联村民的人员伤亡情况,尽全力引导村民自救,再想办法给你们传个信儿回来!”

“我壮实,不容易被冲走,我跟杨书记一起走,路上也有个照应。”身高一米八、体重180斤的景剑峰第一时间站出来,请缨同行。

8月1日凌晨5点,雨势稍小,二人一头扎进了雨里。平时行车的省道公路已经淹没在水下,山洪夹杂着泥石流不时滚落,实在没法走了。杨春城当即决定,去村后的山上绕路。山上地势高,水位浅,哪怕难走费时,总能绕过去。他也没想到,这一绕,就不眠不休地走了12个小时。

连日的暴雨浸透了山上的土壤,也松动了不少树根。只有一种低矮的灌木,被村民俗称为“荆子树”,树根深达十几米,成了杨春城和景剑峰唯一的抓手。二人弯着身子,“拽着树,像狗一样爬着走”,踩在淤泥里往前挪。

“那天的情景,永远都不想提了。”时隔22天后,杨春城坐着面包车行驶在省道上,抬头看着当时爬过的山,依然唏嘘不已。最让他后怕的,是爬着去岭南台村的时候,当时他们已经走了将近10个小时,景剑峰体力不支,一把没拽住树,整个人瞬间往下滑去。紧随其后的杨春城下意识用肩膀接住了他,两个

“你俩咋爬上来啊!”村里的老支书吴

人一起又下坠了半米,才算稳住脚步。“剑锋年轻,孩子还那么小,他不能有事儿啊。”

而景剑峰最难忘的,是刚过铁角村的时候,有一段30多米的山涧被泥石流挡住,地上的淤泥已经超过1米。二人经过观察,发现两次泥石流的间隔较为稳定,为了节省时间,就决定不再绕路,冒险闯过去。

“杨书记说,必须他先过,他没事我再过。”不容景剑峰拒绝,杨春城已经算准时间,沿着观察好的一条泥浆最浅的路径冲了过去。说是最浅,也没过了膝盖,一步迈过去,杨春城的小腿火辣辣地疼;泥水中都是碎石,瞬间在他腿上割出了不少伤口。景剑峰踩着杨春城的脚印也往前冲,最后一脚刚踩实,泥石流夹杂着拳头大的碎石,贴着他的后脑勺滚滚而下,“太险了,就差一秒钟”。

就这样,二人“爬”到了罗古台村、铁角村、庄里村、庄头村、高铺村……惦记着“往回传个信儿”,每到一个村庄确认过情况后,他们就找来纸笔,写下一封“此村无伤亡”的“平安信”,请村里安排人送回镇党委。“信关乎着镇党委的下一步救援计划,要当‘鸡毛信’来送,务必平安送到李书记手上!”杨春城不厌其烦,对每个送信人都再三嘱托。

实在走不动的时候,杨春城和景剑峰也会靠在一起,坐在地上歇几分钟。在他们爬的大山顶上,矗立着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几个鲜红的大字——80年前,这首歌就是在这片山上唱响的。不能丢了革命老区的脸,不能丢了共产党员的脸!两人相互鼓励着,搀扶着,爬山坡、过山涧、跨泥流……

接近下午5点,历经12个小时不吃不睡的跋涉,杨春城和景剑峰终于到达海拔1600多米的岭南台村,这是所有村庄中距离镇中心最近、海拔最高的,也是他们要确认的最后一站。

“你俩咋爬上来啊!”村里的老支书吴

德树看到他俩,不禁失声大喊,眼泪随即掉了下来,“村民们已经被困了三天三夜,主心骨从天而降,既高兴,又难受!平时挺讲究的俩人,那天光着膀子,鞋也没穿,脸是黑紫色的,比要饭的都狼狈。我没问他们都经历了什么。根本不用问,看样子就啥都知道了。”

“我要多干几年,把发现的防汛漏洞都补上”

“村里这个桥底下有空洞,你们得把警示标志弄明显点,尽量让村民别在这过了!”“这段堤这次可顶了大用,拦住了一多半山下来水的,咱们得再加高半米!”8月23日临近中午,杨春城再次摸排到了岭南台村。他在村里转悠了一圈又一圈,把发现的问题记在小本本上,嘱咐村干部们尽快修整完善。

7月31日的这场雨,令九龙镇100多座桥梁被冲垮、受损,倒塌及严重破损的房屋500多户。受灾不可谓不严重,万幸的是,没有人员伤亡。

“送出来的这几封信,让镇党委及时准确地了解了受灾情况和村民安危,节省了宝贵的救援力量,太重要了!”九龙镇党委书记李骥回忆,那天杨春城和景剑峰走后,他放心不下,又召集了10名党员组成突击队,沿着杨春城的脚步向山上追去。一方面为他们二人及时提供后援,另一方面人多力量大,万一这几个村子真出现险情,也能够及时帮助解决。

没追多远,罗古台村村委会副主任张生海就把第一封“鸡毛信”送到了正在桑园涧村了解灾情的李骥手上。接下来,是第二封、第三封……“罗古台村,平安”“铁角村,平安”“高铺、三道庄、庄头、庄里、道沟、岭南台村,都平安”……一个个“平安”,让李骥心里的石头渐渐落地。人没事就好!他顾不上高兴太久,即刻根据信的内容做出新的调度:突击队员们避

开已经报过平安的村庄,把有限的救援力量放在别处。那几天,全镇共转移群众2259人。

也是因为杨春城二人提前将最偏远、最难走的村庄情况摸排清楚,才让镇党委在第一时间掌握了全镇受灾情况,更加清晰地对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做出规划梳理:8月4日起,一段段道路陆续打通,一座座村庄与外界取得了联系。

恢复通信的那一刻,杨春城给女儿打了个电话。

“爸爸,你怎么样?受伤了吗?”

“我没什么事儿没有,告诉你妈,踏踏实实的。”

“你又撒谎!我们在抖音上都刷到村民拍的你去送信的视频了,你还想瞒到什么时候啊!”杨雪梅放声大哭。

“别哭了,我忙完这一阵就回家。”

“爸爸,跟组织申请退休吧!你的工龄足够了,身体又不好,来县城帮我和弟弟看看孩子吧,别让一家人天天为你揪着心了。”

“行行行,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,不舒服肯定去医院的,放心吧。”

挂了电话,杨春城发现自己又食言了:退休是绝对不可能的,他要干的事情还有很多。他要请教水利专家,问问河水为什么会突然改道、怎么进一步提高镇上的行洪能力?他要把新增的131个地质灾害点和山洪灾害点标注在九龙镇灾害隐患图上,这张图从他2018年开始绘制至今,每年都要更新;他还要申请配备几台超远程无线对讲机,“至少下次再需要我们徒步上山的时候,不用麻烦老百姓冒着危险往回送信”。

也有一件事,杨春城没撒谎——他决定抽空去医院做个检查,身上的那些老毛病该吃药吃药,该治疗治疗,因为他还打算多干几年:“在我有生之年,我要把发现的疏漏都尽可能地弥补上,绝不能让镇上的村民再一次这样的灾了!”

百姓看联播



“氢”车上路 低碳前行

加氢15分钟能跑500公里,这样的客车你坐过吗?在定州一个工业园区,就有这么一辆氢能客车,专门给员工在园区里通勤使用。氢能客车司机任立民说:“这车开着很舒适,提速快,又稳当,开了一年多了,一点儿毛病没有。”

这就是河北长安生产的省内首款自主研发的氢燃料电池汽车。河北新闻联播报道,我省抢抓氢能产业发展重大机遇,谋划布局了128个氢能项目,并不断拓展氢能应用领域。

氢能客车,形象来说就是用氢能来发电的电动汽车。它的动力来源就是藏在车顶的6个储氢瓶。行驶时,氢气和氧气在车尾的燃料电池内发生电化学反应,产生电能驱动车辆,转化效率在60%以上,比传统内燃机的效率高得多,唯一的排放物就是水,妥妥的零污染,绿色又环保。它还拥有智能网联化技术的应用,让整车的科技感满满。更牛的是,它采用干膜技术,能在-30℃的环境下正常启动,应用范围大大扩展。

目前,企业已经完成了8.6米和10.5米氢燃料电池城市客车样车开发、数据标定、可靠性试验等工作,各项指标都是行业领先水平,有年产1000辆的生产能力。

定州成功入选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,力争今年年底前实现氢燃料电池城市客车示范运行,后续将重点在城市公交、环卫、旅游等领域进行推广。

(记者 李沛涵)

</